

兹游奇绝冠平生

庞华坚

一

元符三年（1100年）6月20日，年已过六旬的苏东坡因哲宗崩，徽宗即位，宽赦元祐1日臣，得以奉召内迁，要从谪居三年的海岛搭乘木船“量移廉州”（即在廉州等候任命，廉州为合浦旧称）。

那一日，琼州海峡的天气应该是不错的。当夜，时近三更，七星低沉，云散月明，海色澄清。须眉泛白的苏东坡独自站在船头遥望，回想岛上生活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万千思绪齐涌心头，在咸涩的海风中他吟诵：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诗在颠沛流离的境遇里体悟出朗朗天地中澄明的大静，这些句子一经写出便成为众人争相传诵的励志名句。

其实，苏东坡的胸襟从来就很豁达，行动不拘小节。早些年，他头上顶着大西瓜，边唱边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忍不住问：“翰林大人，你过去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但苏东坡不恼，反而叫她“春梦婆”。他还喜欢在下雨天，戴着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淌水而归，狗见狂吠，邻人大笑吼叫。而他却嬉笑吟诵“一蓑烟雨任平生”。

虽然苏东坡豁达，但是在这首诗歌的大静里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得出丝丝寂意，毕竟已经到了他生命所剩无几的晚年时期。但也正因为一次次经历了命运的流离，甚至来到了被人称为天涯海角的孤岛上细细品味孤苦和愁穷，是在身体这个躯壳日渐羸弱中一次次接受命运无情的巨浪抛打，这样的体味比以往来得更猛烈，而心境也比任何时候更豁达。

我们无法知道夜不能寐的苏东坡当时心中的浪涛有多少褶皱，大概唯有辽阔的大海，唯有粼粼的月光在他的诗句中闪烁出的不灭光芒，才可以承受得了他内心的汹涌。

苏东坡的灾难始于“乌台诗案”。

苏东坡之所以身陷其中，固然有政见不同的原因，但是“东坡何罪？独以名高”未尝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苏东坡横空出世的高贵笔墨几乎使他周围的所有笔墨一下子全部失去颜色，不引起嫉恨才怪。

而“乌台诗案”事实上很大一个原因也正是苏东坡才高名重的后果。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移任湖州（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指证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而逮捕入狱。御史李定、何正臣、舒直等人以苏东坡的《杭州纪事诗》等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并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比如把苏东坡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说成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把“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成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不对（苏东坡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么

可能认为兴修水利是错误的措施？)；把“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成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而言之，他们认定苏东坡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以死刑。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的苏东坡自己也认为难逃死罪了，极度悲伤满怀绝望之际，他给弟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玕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诗将呈交神宗皇帝。殊不知宋神宗读到苏东坡的绝命诗时，不禁为他的才华所折服，于是在王安石以及当朝多人的劝说下，下令将被拘禁近百日的苏东坡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因此销结。真是福也因诗，祸也因诗。

命保住了，但是流放之灾从此开始。对于苏东坡个人来说，流放自然是苦难，但是对于促进全国文化交流来说，苏东坡苦难的开始从文化交流这个角度来说，似乎算不上是坏事。

也幸好苏东坡生性豁达，虽然被贬到悬于海外的南方边远荒岛上，经历了九死一生，但是他对此遭遇却并不怨恨，而把这次被贬南行，垂老投荒，看成是平生最为难得的一次见闻奇绝的游历，由此感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东坡此番胸襟，实非寻常人可比拟！

苏东坡说的“九死”其言不虚。他自己记载的海南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也”。1000年前宋朝的海南岛并非如今繁华之地，而是对汉人防范有加的黎人聚居地，是中国文化藩篱之外，比岭南更“南蛮”的海外。把大文豪苏东坡流放到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地方，无异置之于死地！也正因此，发配到海南岛的官员中，常常十死九不能生还。朝廷也把流放海南岛视为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或者厌恶之士的一种极端手段。有意思是历朝历代被贬海南岛的名臣名士，几乎没有落沦荒岛的。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纲、赵鼎及宋代大学士李光、胡全等人，也曾因各种原因也被发配至海南岛。他们和苏东坡一样，虽万里投荒，均不易其人中豪杰大志，所到之处便兴文化，办教育，活经济，为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被后人引以为傲而崇敬流芳。

苏东坡从海南儋州渡海登陆广东徐闻，冒雨住兴廉村净行院。放下行囊，面对滂沱大雨，苏东坡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夜雨宿净行院》：

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虚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那一场大雨，在我看来是一场著名的大雨。雨越大，屋檐下的苏东坡越寂静。一个60多岁的老头，奔波劳累，劫后余生，回望自己的一辈子，此情此景，怎一个“凄凉”了得！

二

因为机缘巧合，苏东坡来到了合浦。对于在谪居之地备受愁穷潦倒困扰的苏东坡来说，合浦这块山辉川媚之地犹如是无比安静的港湾，接纳了他颠簸太久的心灵，给了他失去了已久的安静。

当风尘仆仆的苏东坡携幼子苏过及仆人到合浦，恭候已久的太守张左藏和当地名士邓拟、刘几仲等人马上把劳累不堪的他们接到环境优美的邓氏园林清乐轩安顿下来。当朝者不一定特别

赏识苏东坡，但是像苏东坡这样的人，实在是上天赐予世间的厚礼，人们对他礼遇有加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此后北归途中，苏东坡所经过的地方，也无一例外，都受到当地官员的盛情招待和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讲学。

位于合浦廉州城东北的邓拟园林长春亭是苏东坡暂居廉州的驻足之处。他与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经常在这个绿柳环绕，百鸟啁鸣的亭子中诗酒唱和，奔波劳顿的日子终于得以暂且安定。

一个63岁的老人，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遭受挫折而被逼经年累月千里跋涉，身体不会不受到严重的损伤。他太需要歇歇了。

其实不必计算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后被逼跑了多少路程，仅看一看他从海南返北登岸后，对从徐闻到合浦县城百余里的路的感受，就足以知其艰辛，知其太需要让疲惫的身心稍稍放松一下了！

苏东坡在《书合浦舟行》里这样记载：

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般。或劝乘艇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旅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大息，吾何数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于在旁酣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丧是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不过苏东坡也算是幸运的了。晚年谪居岭南前后七年，虽然是备受折磨，好歹还保存了虽然羸弱但还算完好之躯回到大陆，家人却已在他流放期间有九口人丧亡了。命运如此无情，呜呼！

虽然如此，但苏东坡乐观性情依然未曾褪减。他在合浦暂住期间，和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品茗谈诗，心底因长期被流放而积压下来的忧郁，渐渐得以释放，心情也一天比一天舒缓，其豪放诗情慢慢又飞扬起来了。

有一天，张左藏叫人捧出合浦特产龙眼招待苏东坡。苏东坡才品尝了几颗就赞不绝口，大赞“佳品、佳品，质味殊绝，可与荔枝匹敌”，手沾龙眼香甜挥毫写下：

龙眼与荔枝，异出同父祖。
端如柑与橘，未易相可否。
异哉西海岸，琪树罗玄圃。
累累似桃李，一一流膏乳。
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
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
独使皱皮生，弄色映雕俎。
蛮荒非汝辱，幸免妃予污。

恢复了元气的苏东坡于是在合浦寻友访胜。三廉古刹东山寺是苏东坡倾心之处，“以诗名岭外”的东山寺主持“合浦俞上人”更是苏东坡有意结交的高人。无奈苏东坡寻访东山寺时他已“访道南岳”去了。但是主持似乎知道苏东坡会来寻访他一样，离寺时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闲伴

孤云自在飞”的诗句。苏东坡寻友不着，颇为惆怅，只能“戏和其韵”：“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在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衲几时归。”

苏东坡还去瞻仰远近闻名的还珠亭，赞叹南珠殊美的同时感慨珠民苦楚：“曾驱万民入渊底，怎奈孟尝去不还？”

游览著名的海角亭时，苏东坡用“万里瞻天”四个大字，袒露出诗人阔大的胸怀，表达了自己对家国的深切怀念。苏东坡手书的这四个大字，至今仍悬挂在合浦廉州中学海角亭内，成为激励和照耀一代又一代学子求实进取的“明灯”。

苏东坡在合浦暂住的两个月，留下了的众多篇章，数百年来一直润泽着合浦这块土地。他留下的足迹在时光中如同珍珠一样熠熠发光。

三

苏东坡在合浦体会到了晚年生活中难得的平静。他如同卸下枷锁，内心有得以离岛还北的轻松，有行动相对自由的惬意。两个月后，苏东坡将得到任命又要启程。他要去湖南永州任职。在去永州的半途中，他又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这样的命令，可以说是命运又一次嘲弄了苏东坡。如果不是这样曲折、迟到的命令，苏东坡从海南直接到广州，他将能与居住在广州方向的诸多亲人见上最后一面。

在合浦安静生活的这两个月，离他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8月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已经没有多久。这平静的两个月，对于这个老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了！

在合浦，苏东坡其实已经提前和这个世界作了告别。

当时罹遭贬逐的人，大多已登鬼录。就是苏东坡的至亲也有多人死去。元祐七年东坡次子苏遁夭折，不久爱妾朝云又病逝于惠州，亲人离散，身边只有小儿苏过一直陪伴着他。年逾六旬的老人与挚友石康县令欧阳晦夫得以

在合浦久别重逢，“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执手俱纛澜”，确实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与苏东坡意外相逢让欧阳晦夫惊喜万分，他的妻子为苏东坡缝头巾，儿子为给苏东坡送琴枕。异常欣慰的苏东坡心怀感激之情写下了《欧阳晦夫画茆庵》、《晦夫惠琴枕》、《谢晦夫惠接罗琴枕》等诗作相赠留念。那个时候，除了仅凭一腔才情诗词回赠挚情，颠沛流离的苏东坡还能怎么样！

苏东坡在合浦住了两个月之后，即将要去永州任职。8月22日，秋高气爽，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在清乐轩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席间忽闻远处传来笙箫之声，袅袅动人，坐客惊叹笙箫之声抑扬往返，似从白云传来，认真聆听，方知是饼笙。苏东坡于是即席作《饼笙诗》，以呈心迹：

孤云吟风细冷冷，独茧长缫女娲笙。
陋哉石鼎逢弥明，蚯蚓窍作苍蝇声。
饼中官商自相赅，昭文无亏亦无成。
东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劳吾耳鸣。

不久，朝廷任命苏东坡为舒州团练副使，临行前夕，他又写了《留别廉州张左藏》，感谢好友情谊：

编萑以苴猪，瑾涂以涂之。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
好在真一酒，为我载宗资。

8月29日那天，苏东坡要离开合浦了，张左藏和刘几仲等人在滔滔南去的南流江与苏东坡畔黯然拱别。苏东坡乘木筏溯南流江而上，经博白，过玉林到藤县，9月底自梧州北归。从此，苏东坡多年来的流放生活才告结束，重新获得了行动自由。